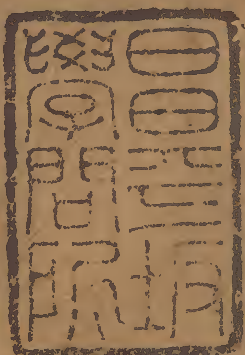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八百五十四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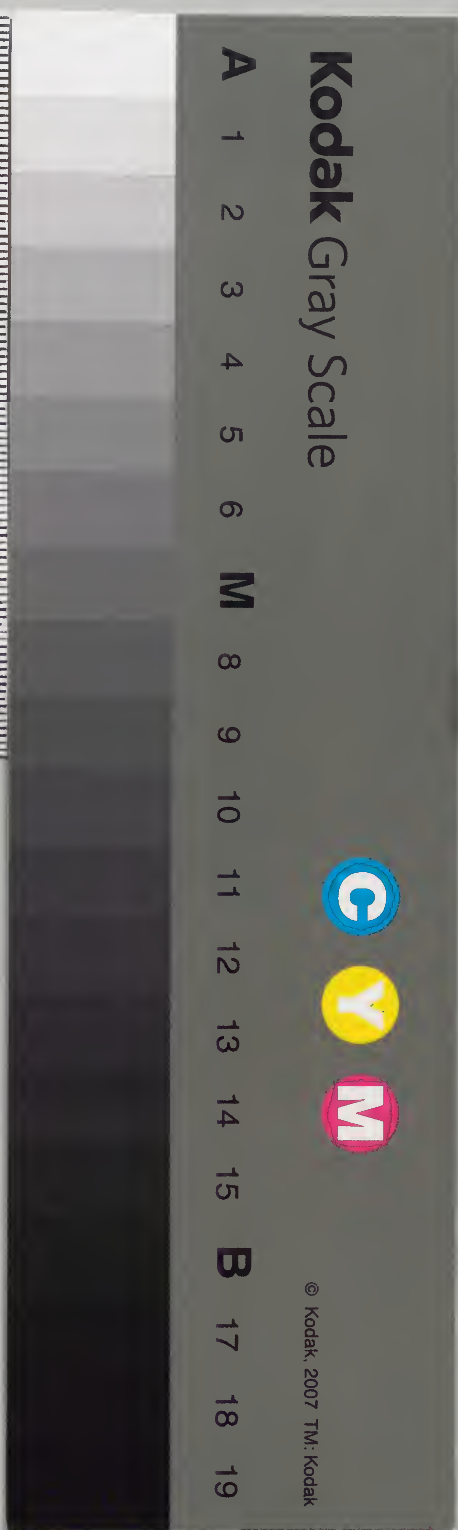
二百五十七



三	五	漢
〇	三	書
〇	四	門
二	五	類
冊	函	
架	號	

三	五	漢
〇	三	書
〇	四	門
二	五	類
冊	函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257)
函號	365 6



册麻元龜

漢章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

立言

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蓋德之盛者必形諸言言之文者以足於志昔之君子嘗從事於斯矣及司馬譚論六家之要劉子政分九流之日揚推是非稽合同異源流洞分指歸攸別然而挾術非一

揆營道非一致各崇所善用極其說故先儒引殊塗同歸之言以為六經之支裔使之逢時效用何帝霸者之佐去聖踰遠猶賢外野之求今特詳求而比次之庶百代之作者開卷而可見也

鬻子二十二篇

名熊為周師自穆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鬻音弋六反

尹佚二篇

周臣在成康時也

管仲字夷吾相齊著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書

劉向

別錄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

晏嬰相齊作晏子春秋

老子至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

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

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

物色而迹之果見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

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喜亦著書九篇名關

尹子

老萊子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孔伋字子思仲尼孫也嘗困於宋作中庸

曾參孔子弟子著曾子十八篇

漆彫子十三篇

孔子弟子
漆彫啟後

宓子十六篇

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
子師古曰宓讀與伏同

景子三篇

說宓不齊語
似其弟子

世子二十一篇

名碩陳人也七
十子之弟子

文子九篇

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
稱周閔王問以依記者也

蚘子十三篇

各淵楚人老子弟子師
古曰蚘姓也音以元反

李克七篇

子夏弟子為
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七十子
之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為宋大
夫在孔子後

田俅子三篇

先韓子
俅音求

我子一篇

劉向別錄公
為墨子之學

隨巢子六篇

墨翟
弟子

胡非三篇

墨翟
弟子

芊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七十
子之後芊音彈

甯越一篇

中牟人為
周威王師

王孫子一篇

曰巧
心也

公孫固一篇

十八篇齊閔王失國問之
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

董子一篇

名元心
從墨子

徐子四十二篇

宋外
黃人

曾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朱建也

虞氏春秋十五篇 虞卿也

李子三十二篇 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處子九篇 史記云趙有處子

列子八篇 名禦寇先莊子莊子稱之

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雖當世

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洋自恣適已故自王小大人不能施之

惠子一篇 名施與莊子同時

申不害荆人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機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



懷序列著數萬言為楚蘭陵令而卒因葬蘭陵

孟軻事齊適梁俱不能用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

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

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加皆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孟子序文云孟子亦自知遭臧之讒毀值炎劉

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

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

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子公孫丑萬章

之徒難答問曰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

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

遵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

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二雅之正可謂直而不

居曲而不屈侖世

亞聖之大才者也

鄒衍齊人覩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

於身施及黎庶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

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

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

術大並時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志天地

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內之人所

不能覩稱引天地割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爾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自有
 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
 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
 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
 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
 漫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今慎子劉向所定有

四十一篇 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尸佼晉人秦相衛鞅客也鞅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
 嘗不與佼規也鞅被刑佼恐并誅乃逃入蜀造書二
 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莖蜀

虞卿相趙孝成王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
 印與齊間行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
 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
 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虞氏春秋

魏齊事具總錄復讐門

蘇子三十一篇

名秦

張子十篇

名儀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別錄云鄭人知姓名

鄒奭子十二篇

齊人號曰彫龍奭奭音式亦反

閻丘子十三篇

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將鉅子五篇

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杜文公五篇

六國時劉向別傳云韓人也

黃帝泰素二十篇

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劉向別錄云或言韓諸公孫之所作也言陰

陽五行以為黃帝之道也故曰泰素

南公三十一篇

六國時

公子牟四篇

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

田子二十五篇

名駢齊人游稷下號談天口駢音步田反

黔婁子四篇

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黔音其炎切反下婁音胡稼反

宮孫子二篇

宮孫姓也不知名

鶡冠子一篇

是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

鄧析子二篇

鄭人與子產並時列子及孫卿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產

卒定公九年駟厥殺鄧析而用其術刑則非子產所殺人也

尹文子一篇

說齊宣王先公孫龍劉向云與宋鉞俱游稷下鉞音刑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為堅白之辯者

成公生五篇

趙黃公等同時姓成公劉向云與李斯子繇同時繇為三川守成公游談不仕

黃公四篇

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疵音才期反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劉向別錄云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蓋

史記所云
藏於徒者

呂不韋相秦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又若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又云呂不韋相秦莊襄王乃上觀尚

書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為呂氏春秋

韓非韓諸公子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法制執

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世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千餘萬言

漢蒯通范陽人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

八十一首號曰雋永

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其美而義深長也漢志載藏于五

篇

陸賈高帝時為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

之曰乃公居焉上得之安專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
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文武並用長久
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
變卒滅嬴氏鄉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
得而有之高帝不憚有慚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
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
其書曰新語

公孫渾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

平西侯著書十餘篇

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桓寬鹽鐵六十篇

寬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時丞相御史與諸賢良文學論鹽鐵事

寬次之

揚雄王莽時為大夫草太玄覃思渾天

覃深也渾天天象也

摹而四分之

三析而四分天之宿度甲乙也

極於八十一旁則摹九

据

据今據字也據猶位也處也

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

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其
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
陰陽數度律曆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
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表七百二十九
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太初曆相應亦有顛頊之

曆焉搯之以三策

三而分之

關之以休咎

雜

之以象類

播之以人事

播布也

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

智無主知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之泰

曼漶而不可知

曼漶不分別白損言蒙鴻也

故有首衝錯測攤營

數文梘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散之句尚不

存焉

玄中之文雖有章句其旨深妙尚不能盡存故解剝而離散也

劉歆嘗觀之謂

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云玄

何

言無祭之何

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瓿小甕也

雄笑而不應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殊馳

殊相也

大抵詆訾聖人即為

怪迂析辯詭詞以撓世事

言諸子之書文旨歸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

攪亂時政也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使溺於所聞而不

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

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嘗用法應

之誤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王莽大司空王

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

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顧見也

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

其書老聃著空無言兩篇

謂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

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

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

聖人

詭達也聖人謂周公孔子

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

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嚴君平蜀郡人博覽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

十餘萬言

嚴周即莊周

後漢桓譚光武時為議郎給事中著書言當世行事

二十九篇號曰新論尚書獻之帝善焉

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

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

十職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

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道各一篇餘竝有上下光武續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

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

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梁竦安定烏氏人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辟命交至

竝無所就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

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

慙

鄧暉為芒長免官著書八篇

韋彪為太鴻臚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

王充會稽上虞人仕郡為功曹好論說始若詭異終

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閉門潛思絕慶弔

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

萬言

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人吳始得之嘗祕玩以為談助其後王朗為會稽太守又得

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傳視焉又時人嫌

蔡邕得異書投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釋物

類同異正時俗嫌疑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好學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擿物情足以觀見當時

風政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州郡辟命稱疾不就少學博士涉書記贍於文辭每論說古今時俗行事發憤嘆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桓彬為尚書郎著七說及書三篇

陳紀潁川許人實之子也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後至大鴻臚

劉陶為諫議大夫著書數有十萬言又作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辨疑等篇

荀悅為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辨其通政體又著崇德政論及諸論數十篇

周黨太原廣武人後隱居澠池著書上下篇而終劉垠為衛尉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有之稱號云魏朗會稽人為尚書會被議免歸家著書數篇號魏

子 唐檀舉孝廉爲郎中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
子 崔實爲郎明於治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當世稱之仲長統曰
凡爲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趙岐辟司徒胡廣府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
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
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
牟融爲太尉撰牟子

魏劉廙爲太祖丞相倉曹屬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
共論刑禮皆傳於世

劉劭爲散騎嘗侍著樂論十四篇成未上會明帝晏
駕不施行又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王基爲安豐太守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
論以切世事

王昶爲兖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雖在外任心存朝廷
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
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
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任敞為河東太守有重名嘗著書三十八篇凡四萬餘言敞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隋書

志載守身論一任子道論十卷

杜恕為趙相以疾去官還家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還俱自簿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繇公道而持之不厲豈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知不以此所謂有其才而無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

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也

又著興性論一篇

蓋興於為已

桓威為成安令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

徐幹為太子文學撰中論

王肅為中領軍散騎嘗侍撰王子正論十卷

阮武為清河太守撰阮子正論五卷

蔣濟為東中郎將撰高機論文帝善之

蜀諸葛亮為相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

李宓為漢中太守去官著述理論十篇晉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譙周字允南為太子家令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凋瘁周與尚書令陳祗論其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

陳術字申伯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

吳顧譚為太嘗平尚書事後為大都督全琮父子所構有司奏誣罔大不敬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

三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

殷基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

唐滂隋志不載所在撰唐子十卷

張儼為大鴻臚撰嘿記三卷

裴玄為大鴻臚撰裴氏新言五卷

秦菁隋書不載所在撰秦子三卷

晉陸喜字恭仲為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

嘗自叙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

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觀賈子之美

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

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

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

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

陸雲爲清河內史著新書十篇

傅玄爲司隸較尉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齊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凡揚墨之流遁齊苟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嘆息也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袁準爲給事中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

華譚元帝時爲鏹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王長文廣漢郡人州府辟命皆不就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爾

周處爲御史中丞著默語三十篇
葛洪爲司徒王導諮議叅軍凡所著撰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所著子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

十二卷

前秦苻朗堅之從兄子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宋傅亮爲散騎嘗侍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愼

賀遵養爲太學博士撰賀子述言十卷

梁劉勰爲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

後魏崔浩爲左光祿大夫大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嘗自夜達旦竦意歛容無有懈倦旣而嘆美之曰斯人言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臯彝

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爾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修儒教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爲本

李公緒爲冀州司馬至齊文宣時以侍御史徵不就撰典言十卷

比齊顏之推撰家訓二十篇後入隋爲太子學士

隋辛德源爲蜀王諮議叅軍撰政訓內訓各二十卷

王通仕隋為蜀郡書佐大業末棄官歸絳州著書為業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家所稱

唐崔玄暉中宗時為中書令撰行已要範十卷

盧景亮為中書舍人早有時名前後述作皆根於中正頗有經國理人之志嘗以為國之要足食足兵而又得士方可以為政於是採黃帝以還訖于本朝著書上下篇名曰三足又作答秦客辭陳漕運飛輓之利病

晉尹玉羽為光祿大夫退居秦中十年之間著書五

十卷名曰武庫集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四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奏聞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五

曠達 縱逸

曠達

夫夷情得喪忘懷榮辱外儻蕩以無簡中恬漠而自
適簡易威儀脫畧富貴抗心俗表不屑物議任放肆
志率詣不羈窮厄靡動其情哀樂罔嬰其慮斯皆晏

然自得不以世務為累者已其有望實既重才位兼
著不以名德驕物不以事任經懷體寬裕以安異同
狗譚宴以賞勝會亦有靡修小節不求當世事於文
酒之適極乎山泉之致茲乃處閑曠齊物我一端之
士也其或不勵風操惟任縱誕禮法之所見誚名教
之所不容者蓋亦無取焉

柳下惠為魯士師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
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
我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免我哉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憊也云善而已惡人何能汙我也故繇

繇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後漢禰衡字正平原人少有才辯建安初遊許下

魏太祖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

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冬牟單絞之服

冬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黃之色次至衡衡乃為漁陽參朶蹀躞而前

一云衡擊鼓作漁陽參朶蹋地來前躡鼓足槌及朶並擊鼓杖也參朶是擊鼓之法容態有異

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太祖前而止吏訶

之曰鼓史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

袒衣袒近身衣也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冬牟單絞而

着之畢復參糲而去顏色不作

晉嵇康字叔夜善鍛向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仙位至中散大夫

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嘗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嘗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位至建威參軍

阮籍字嗣宗任性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

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爲文帝從事中郎聞步兵營厨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較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嘗往府內著達莊論及大人先生傳

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奇錦絜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恠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

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
直接其上便共飲之位至始平太守
阮瞻字千里咸子也爲太子舍人善彈琴人聞其能
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爲彈之神氣冲和而不
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
繇是識者歎其恬澹不可榮辱
阮修字宣子性簡任不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
捨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但欣
然相對嘗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
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

同志嘗自得於林阜之間仕至太子洗馬
張翰字季鷹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
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
如卽時一杯酒人貴其曠達位至大司馬東曹掾
王長文爲梁王彤丞相從事中郎在維出行輒着白
旃小障以載車當時異焉
顧和爲司徒王尊揚州從事日旦當朝未入停車門
外周顓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顓旣過顧指和心
曰此中何物和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顓入謂導曰卿
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謝尚爲司徒王導府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
謂曰聞君能作鷓鴣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
唯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有中
旁若無人其率詣如此
周顛字伯仁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而指其
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
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爲忤又於導坐傲然嘯詠導
云卿欲希嵇康邪顛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位
至尚書左僕射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

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
少任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
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位至司空

桓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
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
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
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
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爲作三
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位至護軍將軍
桓石秀爲江州刺史居潯陽性放曠嘗弋釣林澤不

以榮爵嬰心也

孫統字承公幼與弟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叅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鄴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

郗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勝狀仕至司徒左長史

王徽之字子猷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

也其傲達若此及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徽之嘗爲大司馬桓溫叅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謝奕字無奕與桓溫善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嘗曰溫曰我方外司馬王猛字景畧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後爲苻堅相

宋陶潛字淵明閒靜少言不慕榮利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嘗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用在必醉旣而退曾不恡情去留仕至彭澤令鄭鮮之字道子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狎位至尚書右僕射

范泰字伯倫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言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位至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敬弘素高退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辮着青紋裋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閣不聽尚之入云正熟不堪相見若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位至侍中

沈慶之爲司空每朝賀嘗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止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時與人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几杖並與讓焉袁粲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爲中書令領丹陽尹位望雖重不以事

務經懷嘗步履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
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察曰昨飲酒無
偶聊相要爾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放迹雖中
字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

南齊張欣泰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叅軍子隆深相
愛重數與談宴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崗
下面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閒放聲伎雜藝頗多
開解

梁何點字子皙廬江灞人雖不入城府而遨游人世
不替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張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劫河側劫以刀
斫其頰着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
介懷為湘東王記室出為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
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惟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
數甕而已

江革為度支尚書以強直為權勢所疾除光祿大夫
領步兵較尉南北交二州大中正優游閒放以文酒
自娛

曹景宗新野人也善騎射好畋獵武帝時為侍中領
軍將軍出行嘗欲褰車帷幔左右輒陳以位望隆重

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陪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前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麀鹿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脯緝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悒悒使人無氣

謝幾卿爲軍師長史坐軍敗免官閒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清誕縱或乘露車歷滌郊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魯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任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嘗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醕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哇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司徒崔浩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

北齊邢劭字子才初仕後魏爲中書令元羅青州司馬遂在青土終日酣賞盡山泉之致齊受禪爲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雖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脫畧簡易不修威儀車服器用充事而已有齋不居坐卧嘗在一小屋果餌屬或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天資質素特安異同士無賢愚皆能顧接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劭事寡嫂甚謹養孤子恕慈愛特深在交州有都下信云恕疾便憂之廢寢食顏色貶損及卒人士爲之傷心痛悼雖甚竟不再哭賓客弔慰救淚而已其高情達識開遣滯累所未有也

宋游道仕後魏爲司州治中從事時將家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梁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游道答曰何時節不作此聲因大癡李元忠仕東魏與和未爲侍中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惟以聲酒自娛大率嘗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之內羅種菓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携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拜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王睢爲嘗山王并州司馬性閒淡寡欲雖戎馬填間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爲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後周韋夔京兆杜陵人高尚不仕其子瓘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弟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歿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夔神色自若謂之日死生命也去來嘗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隋李貞爲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於文筆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髮素筋力已衰宦情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

賓客弦歌對酒終日爲歡

唐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志天寶待詔翰林白旣嗜酒日與酒徒醉於酒肆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繇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採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杜甫字子美爲嚴武劔南節度叅謀簡較尚書工部員外郎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峻野老相狎蕩無拘簡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柳渾爲監察御史憲臺執法之地動循儀軌渾性放曠不甚簡束其察長局吏咸忿其踈縱渾旣不樂乞守外職執政惜其才因奏爲左補闕其後爲相封宜城男及免相數日與親故尋勝讌賞醉而方歸時李勉盧翰皆以退罷居私第相謂吾方柳宜城悉是拘俗之人矣

白居易初對策高第權入翰林欲奮厲効報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吟詠爲事後爲刑部尚書致仕

後唐丁會字道隱壽春人幼放蕩縱橫不治農產嘗隨哀挽者學紼謳猶嗜其聲位至昭義節度使

晉鄭雲叟南燕人家本東郡隱居華山妻兒繼已凋謝每聞凶計一哭而已

盧詹性剛直議論不避豪貴執政者嘗惡之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繼下與右僕射盧質散騎嘗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爲樂人無以間厠惟中朝士目爲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財利身死之日家無衣物塋具不給俟其君賜方卜塋事

縱逸

夫人稟五嘗之性首萬物之靈清濁殊分賢愚異致所以貴賤有位動靜有嘗故不可以一槩而量之則有放曠為懷誕縱成志不護細行罔媿時譏或寓興於山林威儀不整或傲情於朝市禮法罔修是以大禮有環珮之節前哲有韋弦之戒傲不可長其斯之謂與

漢司馬相如為文園令初相如客臨邛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長卿相如字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

再行

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

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寄心於琴

聲以挑動之也挑徒了反

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間雅

間讀日閑

甚都都閑

美之稱也詩鄭風有女同車之篇云洵美且都及飲山有扶蘇之篇又云不見于都則知都者美也

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而好之

說讀日悅悅其人而好其

音也恐不得當也

當與對偶之

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賜文

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

陳遵為公府掾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讀日謫侍曹

輒詣寺舍曰遵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日滿百乃相聞故事有百適者斥

後漢桓譚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喜非毀俗儒繇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

賈逵爲侍中世稱爲通儒然不修小節當時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

虞延陳留東昏人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位至司徒

孔融爲少府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

魏陶謙字恭祖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後至徐州刺史

游楚爲隴西太守蜀寇至堅守徵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游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悉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欣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蜀何祗字君肅少寒貧爲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

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簡時人少貴之者仕至樵爲
太守
吳潘璋字文珪魏郡發干人大帝爲陽羨長始往隨
帝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
相還帝奇愛之
胡綜汝南固始人爲偏將軍兼左執法性嗜酒酒後
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大帝愛其才弗之
責也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也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
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
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猶好莊老
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
癡及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
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
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籍性至孝母
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旣而飲酒二
升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塋食一蒸脍飲二斗酒
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
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
楷弔嘖畢便去籍任性不羈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

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墟
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
之亦不疑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
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王廙字世將爲荊州別將廙性雋又率嘗從南下且
自潯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自適王
導謂庾亮曰世將爲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
孫楚字子荆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王濟卒將塋
時賢無不畢至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
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爲卿試

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
濟死乎

胡毋輔之字彥國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爲樂安太
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
第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
傲達

謝鯤爲王敦大將軍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
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文高雅相賓禮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祖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
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

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温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以世難避亂渡江復依胡母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阮彝阮孚散髮裸程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必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胡母謙之字子光輔之子也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嘗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醉謙之闕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爲如此年未三十而卒

阮孚初辟太傅府遷騎兵屬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安東叅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旣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嘗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瑯琊王褒爲車騎將軍鎮庾陵高選僚佐以孚爲長史帝謂曰卿旣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孚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僂俛從事不

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遐被賊寇
歛迹氛祲旣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燭火不息正應
端拱嘯詠以樂富年爾後爲黃門侍郎散騎嘗侍以
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王戎爲人短小仕率不修威儀官至司徒
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爲王衍所親善號爲四友而
亦與王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
誕窮歡極娛敦爲大將軍

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
號爲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雒經吳閶門於船
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欣悅問循
知其入雒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卽去而不告
家人後辟齊王掾棄官歸同郡顧榮素好琴及卒家
人嘗置琴於靈座翰哭之慟旣而上床嘆曰顧彥先
復能賞此否因又慟旣已不弔喪主而去

王澄爲荊州刺史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
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肅然旁若無人劉
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狹以此處世難得
其死默然不答

郭璞雅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

郎于寶嘗戒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嘗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

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卿當不辦作袁念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

謝奕與桓溫善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嘗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繇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日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恠溫不之責

王忱太原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末年猶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形而入繞

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
王徽之卓犖不拘爲車騎將軍桓冲騎兵叅軍嘗從
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曰公豈得獨擅
一車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座竟
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
人乃閉門徽之更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又嘗居山陰
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
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
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
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宋顏延之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又嘗乘
羸牛笨車逢子竣鹵簿卽屏在道側又好騎馬遨遊
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位至光
祿

范曄爲尚書吏部郎時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
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
司徒左西屬王浮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闌北牖聽挽
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

沈昭畧字茂隆性狂僞不仕公卿使酒仗氣無所推
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花逢王景文

子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
 耶何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太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
 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謝靈運為侍中陳疾退居於會稽因父祖之資生業
 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
 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里莫不備盡登躡嘗着
 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
 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
 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
 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

多徒衆驚縣邑也

王敬弘為天門太守山郡無事恣其遊戲累日不回
 王僧達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
 位至中書

南齊張欣泰為直閣步兵較尉戍羽林監欣泰通陟
 雅俗交結多是名士下直輒遊園池着鹿皮冠衲衣
 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
 此舉止

丘靈鞠宋世聞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
 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

至長沙王車騎長史大中大夫
下彬爲右軍將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頻飲酒擯
棄形骸作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衣一
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
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情懶事皮膚
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蕭蓬
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涓灌無時怒害探揣獲撮日
不替手蝨有嘒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
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从襟爛布之裳復不慙之計
捕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畧言皆實錄也爲車騎

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抗皮爲肴饘着帛冠十
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下
田居婦爲傅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操名器何繇得升
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鞭豈復擲子之拙吾好擲正
極此爾

褚蕢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幕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
出弔以牛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
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猶不得志
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

庾仲容博學少有令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

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謀飲不復持簡操久之復為諮議叅軍出為黟縣令

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性通脫意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禪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為有司糾奏坐免官

劉緩字舍度為湘東王中錄事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嘗云不須各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

譽唯重目前知見

周弘正為散騎嘗侍夏月著犢鼻禪承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作為如此

後魏薛裔字豫孫父為立中將軍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遊

柳遠字季雲性麤疎無拘簡時人或謂之柳癩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為肅宗挽郎

北齊司馬膺之家富於財厚自封殖王元景邢子才之流以風素重之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世淪滯不齒

裴英起聰慧滑稽好劇譚不拘儀簡

劉逸字子長少而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

交遊善戲謔郡辟爲功曹

顏之推好飲酒多狂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位

至黃門侍郎

後周盧柔性聰好學頗使酒誕節爲世所譏誚後仕

至開府儀同三司

唐李伯藥以蔭補三衛隋太子勇召入東宮補通事

舍人伯藥少時疎放好與綺紈公子相追以詩酒爲

務十年不徙官所與交者亦當時有名之士

李客師特進衛國公靖季弟也少任俠善騎射嘗以

馳射爲事不事大業末爲涿郡倉曹書佐太守崔弘

度甚愛狎之每與之爲弋獵絲竹之寶貞觀初拜右

武衛將軍累封丹陽郡公尋以年老致仕退居昆明

之別業然而馳射不衰四時縱禽無暫休息京城弁

南山四至澧水鳥獸皆識之每出則鳥鵲之類千萬

爲羣隨逐噪之時臨昆明池鳧鴈亦皆散去郊野號

爲鳥賊卒時年九十餘贈幽州都督陪塋昭陵

唐敬嗣則天初爲房州刺史好擣蒲飲酒其孫汪無

學術頗有祖風開元末爲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博

徒相得

賀知章爲祕書監晚年猶縱恣無復規簡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路恕爲懷州刺史累遷賓客嘗侍弟有佳林園自貞元初李紆包佶輩迄於元和未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意未嘗問家人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楊元卿少孤慷慨有才畧及冠尚漂蕩江嶺之表縱遊放言時人謂之狂生元卿官至太子太保

崔咸爲祕書監少有林壑之志往往潛遊南山經時不反旣冠連中文科猶長於篇詠好飲酒每風月孤靜吟嘯移時多悽愴流涕至酣醉則已鄭餘慶李夷簡皆辟於幕中如奉師友

後唐馬郁在武皇幕累官至簡較司空祕書監武皇與莊宗禮俱厚歲時給賜優異監軍張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內每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於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窺之知其不可啖異日

韞出中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異饌勿
敗餘食按其後率如此

晉盧詹天福初拜禮部尚書分司維下與右僕射盧

質散騎嘗侍盧重俱在西都數相過從三人俱嗜酒

好遊山水塔廟林亭花竹之地無不同往酣飲為樂

人無間然維中朝士目為三盧會嘗委順性命不營

財利開運初卒於維陽詹家無長物塋具不給少帝

聞之賜布帛百段粟麥百斛方能襄其塋事贈太子

少保

楊凝式天保中為太子賓客尋以禮部尚書致仕居

伊維之間不以晝夜為拘恣其狂逸多所干忤自居

留已降咸以俊才耆德莫之責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五

册府元龜 縱逸 卷之八百五十五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縱逸 卷之八百五十五

財利開通初卒

財利開通初卒

財利開通初卒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五十六

知音

傳曰惟君子為能知音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至哉知音之為難矣非夫天機朗悟識理玄契窮本知末探賾索隱參於象數之表宜乎神化之運又曷能經物造端制器垂範明治亂於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六

一

未兆表吉凶於先見洞達其節奏深究於義趣細釋
 以極其妙演暢以攄其變俾夫成文而協律和聲而
 盡善播於樂府紀於人聽者焉蓋仲尼有言曰樂云
 樂云鐘鼓云乎哉乃知夫審音者非特鏗鏘擊拊之
 謂矣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一

大夏西戎之國也

崑崙之陰取竹

於解谷

崑崙上北谷名也

生其竅厚均者

竹孔與肉薄取谷中之竹生而肉孔

外肉厚薄自然均者截以為笛不復加削刮也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鐘

之宮

黃鐘之宮律之最長也

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六

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

合比

也可以生之謂上下相生也故謂之律本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

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律得風氣以成聲風和乃律調也風氣正則十二月

之氣各應其律不失其序

一日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斬而作

笛吹之作鳳鳴

冷州鳩周景王時樂官王將鑄無射

無射鐘名冷州律中無射

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

職所主也夫音

樂之輿也

樂因音而行

而鐘音之器也

音絲器以發

天子省風

以作樂

省風俗作樂以移之

器以鍾之

鍾聚也以器聚音

輿以行之

須樂

音而

小者不窳

窳細而不滿

大者不樛

樛橫大不入

則和於物

物和則嘉成

嘉樂成也

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

樂也 德安

窈則不成

不充滿 人心

樛則不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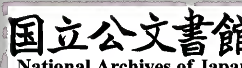
心不堪容

心是以感

感實生疾今鍾楸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明年王病心

師曠晉太師也初衛甞公將之晉至於濮水之上舍夜半聞鼓琴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召師涓曰吾聞鼓琴音問左右皆不聞其狀一似鬼神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援琴聽而寫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習也請宿習之靈公曰可因復宿明日報曰習矣即去之晉見晉平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者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

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所作也延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僕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平公曰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為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曠曰有音者



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
 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
 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
 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
 於廊屋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聽者或吉或凶夫
 樂不可妄興也又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
 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南風
一日微故曰不競也師曠惟歌多死聲楚必無功董
南北風者聽晉楚之強弱
 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南師不時
歌故曰多在西北
 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何日在其君德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後

平公鑄為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
 更鑄之公曰吾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知
 鐘不調也臣竊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其鐘之不調
 也
 季札吳公子聘於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
 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
 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

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
 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
 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
 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
 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邇而不偏遠而
 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

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
 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劓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箴者曰德至矣哉大矣
 如天之無不幃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茂
 以加於此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也
周用六代之樂堯曰咸池黃帝
日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鍾子期夜聞擊磬聲者而悲且召問之曰何哉子之

擊磬若此之悲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臣之母
 得而為公家隸臣得而為公家擊磬臣不睹臣之母
 三年於此矣昨日為舍市而睹之意欲贖之無財身
 又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鍾子期曰悲在心非手也
 非木非石也悲於心而木石應之以至誠故也
 孔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
 純如也繳如也繹如也以成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
 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
 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
 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
 為人黯然而黑黯黑貌幾然而長詩云頎而長兮眼如望羊望視
 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避席再
 拜曰師蓋云文王操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驚衆病

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為憂憂其難也

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

事也

詠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伐事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

曰及時事也

時至武事當施也

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

武坐也

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踈至地也憲讀曰軒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

非武音也

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

子曰若非武

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如非有司失其傳

則武王之志荒矣

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安

說也書曰王耄荒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

也

萇弘周大夫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

久則既聞命矣敢聞遲之遲而又久何也

遲之遲謂久立於綴

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

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

居猶安坐也摠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

且夫武始而

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

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成猶奏也每奏

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

蠻之國侵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

以充武樂也

夾振之而騶伐盛振威於中國也

夾振之者王與大將

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分夾而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

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

是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且女

獨未聞牧之語乎欲以語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

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封

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

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

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

為諸侯名之曰建纛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

也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

也裨冕摺笏而虎賁之士稅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

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

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謂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以所

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依而冠冕也

裨衣衾之屬摺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

制耕籍籍田者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

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悌也三老五更

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若此則周

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為重

禮樂

升序

知音

卷之八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冉有侍孔子曰求來爾不謂由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為中節彼小人則不然執末而論本務剛以為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夫殺者乃亂亡之風也冉有以告子路子路曰由之罪也後果不得其死焉

師摯之始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魯太師摯識闕睢之聲而首理

其亂者洋洋乎盈耳聽而美之也

師乙魯樂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

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而歌小雅正直而清蕪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屢數也數

斷事以其肆能直也見利而讓以其溫良能斷也斷猶決也

臨事而屢斷勇也見

升序

總錄部

九

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係此係猶安也執也故歌

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藁本居中矩句中鈞

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宜有此事故歌之為言也

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

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長言之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路之歎之至也

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臾王

自鼓琴鄒忌推戶入曰善哉鼓琴也王勃然不悅去

琴按劔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忌曰大絃

濁以溫小絃廉折以清攬之深而釋之舒均諧以鳴

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是以知其善忌曰不獨語

音夫治國家弭人民皆在其中又何為絲桐之間忌

曰大絃急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攬之

深釋之舒者刑罰審也均諧以鳴者政令一也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上下和鳴吏民相親也夫復

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

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弭人民無若乎五音者

矣王曰善忌見三月而受相印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

我悲乎周曰臣烏能令足下悲哉所能令悲者先貴

十



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不若身才高妙適遭暴亂不若處之隱絕不及四鄰屈折擯壓無所告訴臣一爲之微操援琴則涕零矣今足下千乘之君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揚激楚舞鄭妾麗色淫目流聲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野遊則獵平原馳廣囿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雖有善琴者固未能使足下悲也然臣所謂足下悲者一也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已壞曲池旣已漚墳墓旣已平嬰兒豈子採樵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未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泣焉垂臉周引琴而鼓之

徐動宮徵叩羽角孟嘗君泣涕增哀下而就之曰聞先生鼓琴文乃破國亡邑之人也

高漸離燕之善擊筑者荆軻刺秦王不中死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漸離變名姓爲人傭保匿作於

宋子

縣名也今屬鉅鹿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

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家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

傳客之互以聞於秦始皇始見人有識者乃曰

高漸離也秦始皇措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

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

復進得近舉筑朴秦始皇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

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漢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能紀其鏗鏘鼓

舞

李延年善歌為新樂聲是時武帝方興天地祠欲造

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絃歌所造詩

為之新聲曲延年繇是命為協律都尉

候調武帝時樂人帝使調作筌篥以祠太乙

或云候

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

訛為筌篥者因工人姓爾

趙定勃海人宣帝神爵五鳳之間數有嘉應帝頗作

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

者定與梁國龍德皆召見待詔

京房好鐘律知聲音

房本姓李推律官至魏郡太守

後漢桓譚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

音律善鼓琴

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常為騎都尉

馬融善鼓琴好吹笛位至議郎



蔡邕為左中郎將好操音律坐事亡命在吳謂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又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製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因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醢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憺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鄉邦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撫然彈琴者曰我何鼓琴見螿蟬方向鳴蟬蟬將去

而未飛螿蟬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螿蟬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邕志沈審志好琴道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霧跡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遂出呈於馬融王允董卓等而異之

魏阮瑀字元瑜太祖雖雅聞其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送至召入太祖時征長安太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作歌曲曰奕奕天門開

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望士爲知己
死女爲悅已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爲曲旣捷
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
杜夔河南人以知音爲雅樂郎漢末以世亂奔荊州
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
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
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
夔爲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
聰慧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
郎鄧靜尹齋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

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詔復先代古樂
皆自夔始也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鑄鐘工柴
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當時貴人見
知夔令玉鑄銅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
甚厭之反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作更試然其知夔爲精而玉
迥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愛待玉
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
色繇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擊夔使願等就學夔自

謂所習者非雅仕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
子河南邵登張泰馥各至大樂丞下邳陳禎司律中
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從正
莫及夔

荀惲為虎賁中郎將與賈充共定音律

吳周瑜精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而顧
吳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位至偏將軍

晉孫氏善哥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
和善吹笛赤素善彈箏宋生善琵琶尤發新聲竝魏

晉之世人也 傳玄曰人若欲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

何但夔牙同契哉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荀勗為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修律呂竝行於世初
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
曰得牛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
者又作新律笛十二枚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
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猶謂勗暗解時阮咸妙
達八音論者謂神解咸嘗心譏勗新律聲高以為高
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樂作勗意咸謂之不調以
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父耕於野得周時
玉尺勗以較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短較一米於



知音

卷之八首五十六

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最既以新律造二舞次更修正鐘聲會最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莫有記之者最子藩字大堅元康中為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鐘聲藩子邃字道玄亦解音樂位至尚書

阮咸字仲容為始平太守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咸善奏琵琶而頰長過於

今制列十有三柱

或太后時蜀人蒯郎於古墓中得中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

類同謂之阮咸郎初得銅者時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冲曰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其音甚清

雅也

稽康為中散大夫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人士莫不痛惜帝尋悟而思之

石崇字季倫善彈琵琶位至衛尉

成公綏字子安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位至中書郎

阮瞻字千里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來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

冊子元龜總錄部

卷之八首五十六

十六

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是識者歎其恬淡不可榮辱矣位至太子舍人

謝鯤字幼輿能歌善鼓琴王衍稽紹竝奇之為王敦大將軍長吏

紀瞻辨音律殆盡其妙位至散騎嘗侍驃騎將軍

桓伊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以與謝玄俱破苻堅功

封永新縣侯進號江將軍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

江右第一得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

師泊舟清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舡中

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

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

便下車踞胡床為伊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

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簡安惡其為入每

抑制之孝武末年嗜酒好內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

行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

遂成帝召伊飲宴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忤

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

以韻合豔管請以爭歌并請一次笛人帝善其調達

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

一奴善相使串帝稱賞其 乃許召之奴既吹笛



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無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
 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
 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
 襟乃越席而就之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
 愧色位至護軍將軍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
 晞聞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前破琴曰戴安道
 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樂聞命欣然
 操琴而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為娛義熙初以散騎
 侍郎徵不起尋卒

袁山松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乃
 文其辭句婉其節制因錯歌之聞者流淚位至吳郡
 太守

姚邕字子和姚興之弟封濟南公尤善音樂皆能度
 其盈虛為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詞

册府元龜



其通或而如由陳世風動之聲於南齊時
 然也予于身錄與之海於南齊時
 大也
 其通或而如由陳世風動之聲於南齊時
 然也予于身錄與之海於南齊時
 大也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知音第二

宋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妙善琴書謂人曰撫琴動操
 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
 聲遂絕惟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數徵
 詔竝不應

顏師伯頗解聲樂位至尚書僕射領丹陽尹

范臯善彈琵琶能為新聲文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
臯偽若不曉終不肯為帝彈嘗宴飲歡適謂臯曰我
欲歌卿可彈臯乃奉旨帝歌既畢臯亦止絃位至右
將軍太子詹事

謝稚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何承天能彈箏帝賜銀裝箏一面位至御史中丞

蕭思話善彈琴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嘗從文帝登鐘
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銀
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張永為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
鐘聲嘶永答鐘有銅滓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
遂清越

戴顓字仲若父達善琴書顓竝傳之凡諸音律皆能
揮手會搖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顓及允勃竝受
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
顓又制長弄一部竝傳於世衡陽王義季亟從之遊
顓服其野服不改嘗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
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顓合何嘗白鶴
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



知音二
卷之八
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君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顯隱遁有高名

沈懷遠吳興人大明中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遠亡其器亦絕

南齊褚淵善彈琵琶武帝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太祖曲江宴羣臣數人各使効伎藝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阮文季歌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淵位至司徒領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王僧虔爲尚書令僧虔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宜命有司緝理遺逸悉加補綴事見納

蔡仲熊濟陽人也師事劉瓛學禮博聞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仲熊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仲熊官至尚書左丞

蕭惠基永明中爲太嘗加給事中自宋大明已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

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帝輒賞悅不能已
梁王冲爲南郡太守曉音律習歌舞

柳惲旣善琴嘗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
條流惲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竝善彈琴云傳戴安
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竟陵王聞而引之以
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謝安
鳴琴在側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
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可當世稱奇足可追
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惲父世隆善彈琴世稱柳公
襲璫爲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嘗感思復變體備

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插樞琴坐客過以筋扣之
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始自於此

卞華字昭丘孤貧好學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
通焉位至尙書儀曹郎吳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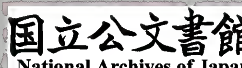
後魏陳仲孺神龜初自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前漢
京房立准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孺言前被符問京房
准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抄焉後漢熹平
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孺自愛
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孺在江左之日頗
愛琴又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准衍成數

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孺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
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微妙至無聲韻頗有
所得度量衡曆皆出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
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
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孺
淺識所敢聞之至於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較
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六十宮商相與微濁
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微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
微異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
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闕准意則辨五

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
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
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
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
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
濁微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
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
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爲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
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林鍾爲徵則一往相順若均
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爲宮大

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
曲若以夷則為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為徵其
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
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竅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
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
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繇可諧仲
孺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唯不妙若如巖嵩父
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准調絃緩急
清濁可以意推爾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誌惟云
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

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盡以求其聲聲遂不辨准須柱
以成柱有高下絃有粗細餘十一絃復應若為致令
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准九尺之內若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分又復十之是為於准一寸之內亦有萬九千六百
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
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
之雖然仲孺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人准嘗尺分
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
其准面平直湏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



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琴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自上代來消息調准之方竝史文所略出仲孺愚思若事有乖

此則音不和平仲孺尋准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識藏中有准旣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廷壽不束修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其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孺自省庸淺才非一足下可粗識音韻終言其理致爾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孺雖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云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制造臣切思量

丹府元龜 知音二 卷之八百五十七

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非嘗人所明可如其所
源懷為車騎大將軍雅知音律雖在白首至安居之
暇嘗自操絲竹

高允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嘗擊節稱善位至
中書令

柳諧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
作佐郎

裴靄之字幼重好琴書其內弟柳諧善鼓琴靄之師
諧而微不及也官至平東將軍汝南太守

趙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至秦州刺史

北齊李搔字德沈少聰敏善音律曾採諸聲別造一
器號曰八絃時人稱其思理位至尚書儀郎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
寫得當時以為絕妙位至兗州刺史

爾朱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文襄嘗令陰永興於
馬上彈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

帝戲之曰聰明人多不壽者梁郡 以父蔡為梁王襲封梁 其慎
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帝愴然曰此不足

慮也
李神威幼有風裁好音樂撰集樂書近於百卷位至



尚書左丞

後周斛斯徵爲太嘗卿解音律樂有錚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錚于也衆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長孫紹遠爲太嘗卿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爲恨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過聞浮圖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取而配奏方始克諧紹遠乃啓明帝行之

隋蘇夔與鄭鐸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拜太子舍人以罪免居數年仁壽十年詔天下舉達禮樂之源者晉王昭時爲雍州牧舉夔應之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惟此一人稱吾所舉位至光祿大夫

長孫覽尤曉鍾律位至涇州刺史
萬寶嘗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繇是寶嘗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鍾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獻於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嘗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

高下宮商畢諧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鍾調寶嘗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帝召寶嘗問其可否寶嘗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帝不悅寶嘗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帝從之寶嘗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制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

能通見寶嘗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音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嘗善聲者多排毀之寶嘗嘗聽太嘗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嘗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爲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後無人瞻遺竟餓而死及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哀之寶嘗死開皇之世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

及寶嘗遠矣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全樂等能造
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嘗所爲皆歸於雅此
輩雖公議不附寶嘗然皆心服謂以爲神

曹妙達安馬駒皆北齊人開皇初以藝遊王公之門
新聲變曲傾動當世天子不能禁也帝嘗令妙達理
郊廟樂成寫傾杯行天之聲鄭譯知鐘律位至上柱
國

王令言樂人也好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
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
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曰此曲與自早聽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
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乎問其故
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夫宮者君也吾所以知
之

唐張文叔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
取歷代公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
宗召文叔於太嘗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
有右鐘十二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鐘俗號啞鐘莫能
通者文叔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
協律郎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文叔扣其一日是

音其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抽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也

趙師字邪利天水人也善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

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有國士之風蜀聲

躁急若擊浪奔雷亦一時也

李嗣真為始平令皇太子賢使樂工於東宮新作寶

慶之曲曲成而工者奏於太清觀嗣真謂道士劉粲

輔儼曰此樂宮商不和君臣相阻之徵也角徵失次

父子不協之兆也殺聲既多哀調又苦國家無事則

太子受其咎也居數月而賢廢粲儼奏其事擢嗣真

為太嘗丞使知五禮儀注嗣真私謂人曰禍猶未已

上風柔緩日侵不親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持權

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眾皆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勢

不敵吾恐諸王藩翰皆為中宮所蹂踐矣且自隋以

來樂府堂堂之曲再言堂者是堂氏再受命也若中宮僭擅復歸

子孫則為受命矣近日閭巷又有側堂堂撓堂堂之

謠側者不正之辭撓者不安之稱吾見患難之作不

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

性所闕知者莫敢聞達其事天后末嗣真為御史大

夫嘗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磬聲有應者在今弩



九月元龜 知音二 卷之八十五

營是當時英公宅又數年無繇得之其後敬業舉兵
敗天后潛其宮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鐸入而振之於
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補樂
懸之散闕今享宗廟郊天柱奠簾者乃嗣真所得者
也

裴知古為太嘗令神龍元年正月則天享太廟知古
謂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和當有吉慶之事其在
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即位知古路逢乘馬者聞其
聲切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
墜殆死嘗觀人迎婦聞佩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
日始有疾其知音皆此類也

衛道弼近代言樂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
次之弼夔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
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鐘聲使夔聞名之無誤繇
是反欵伏又雒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
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
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
明日可設盛饌當相為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異其
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鑣聲數處而
去遂絕僧告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五十二 十三

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

姚闡梁國公崇之姪孫妙於絲竹位至城父令

王維博學多藝人有得奏樂圖不知其名維視之日

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集樂工按之一無差

忒咸服其精思官至尚書右丞

宋沈善音律太嘗久亡徵調沈考鐘律得之

李勉罷相爲太子太師善鼓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

自製琴又巧思

衛次公爲渭南尉次公善鼓琴京兆尹李齊運使其

子交歡意次公誨之琴次公不許繇是終身未嘗操

絃位至淮南節度使

杜式方爲太嘗寺主簿明練鐘律有所考定深爲卿

高郢所賞

韓臯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

爲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

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

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宮同

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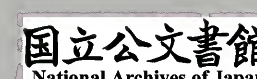
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

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母丘儉王欽諸

葛誕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興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於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此也其哀憤躁蹙疾痛迫脅之音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臯之於音可謂至矣位至左僕射東都晉守崔令卿為太嘗丞文帝欲造雲韶樂曲召令卿對令卿指陳根本兼言聲音之道帝歎異久之遷太僕卿令卿善吹律盡批其管使如簫焉以吹之諧於金石

絲竹之音自近代通於聲律者無與令卿為比雲朝霞文宗朝以善吹笛進文宗為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帝旨為教坊副使李可及咸通中伶官善音律尤能轉喉為新聲音辭曲拆聽者忘倦京師屠酤少年効之謂之拍彈時同昌公主除喪懿宗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作歌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詞語悽惻聞者流涕又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帝益憐之

周王仁裕初仕晉為司封郎中仁裕為文之外亦曉



音律天福五年八月戊申宴羣臣於永福殿樂奏黃
 鍾仁裕曰音不純肅聲不和振其將有爭者乎或問
 之曰奚以知其然對曰夫樂有天地辰宿有軌數形
 色有陰陽逆順有離合隱見天數五地數六六五相
 合十一月而生黃鍾黃鍾者同律之主五音之元宮
 也子寅卯巳未酉戌謂之羽子寅辰午未酉亥謂之
 宮子丑卯巳未申戌謂之角子卯辰巳未酉戌謂之
 商四者靡靡成章峻而且厲鄭衛之音此之謂也雖
 高有所忽微中有所闕漏與夫推曆生律以律合呂
 九六之偶旋相為宮三正生天地之美七宗固陰陽

之序者於其通人神宣歲功生成軌儀之德紀協長
 大之筭則精麗異矣在乎審治亂察盛衰原性情應
 形兆則殊途而同歸也三正者一為天二為地三為
 人七宗者黃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
 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角為木商為金
 宮為土變徵為日變宮為月徵為火羽為水龍角元
 龜天豕井候主乎角平亢河鼓婁聚興鬼主乎商天
 根須女庖俎鳥喙主乎宮辰馬陰虛旄頭天都主乎
 變徵大火丘封天高烏搏主乎變宮龍尾玄室四兵
 天倡主乎徵天津東壁參代轆車主乎羽角之數六



十有四商之數七十有二宮之數八十有一變徵之
 數五十有六變宮之數四十有二徵之數五十有四
 羽之數四十有八極商之數九十陽之數一百二十
 有八陰之數一百一十有二五音之數畢矣神無形
 而有化處乎聲數之間故昭之以音合之以筭音以
 定主筭以求象觸於耳而徹於心錄是而知也夫何
 疑哉

王朴為樞密使朴多所該綜至如星緯聲律莫不畢

彈其妙所撰大周欽天曆及律准并行於世

冊府元龜

